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北伐前後歸國服務

陳廣沅

壯遊八十年之八

學成歸國再渡重洋

民初留美學成歸國與衣錦還鄉不同。衣錦還鄉是出外做了一番大事業功成身退歸故鄉，拜祠堂、拜父老、榮宗耀祖，隱居園林不問世事。學成歸國是到人家學得些科學與技術預備歸國後置之實用而振興實業發展交通，使國家強盛，解脫列強所加與我們的桎梏枷鎖，不再為列強所蠶食；腳踏國王時纔開始做事，至於有功無功當待事實證明，不能與衣錦還鄉比擬。不過那時留美同學之風氣總以救國為己任，尤其在美國多年看華僑生活之不得開展更是氣憤填膺，個個要回國幫助國家做事，想在美國度黃金國生活者為絕對少數。我之所學為鐵路機械，自問四年來終日所寢饋者不為鐵路機械之理論即為鐵路機械之實用。鐵路機械之所需我已得其精粹。午夜自思中國幹鐵路機械事業者未聞有人如此深入過，當時自視甚高，不可一世。想在仙女鎮小學時未曾想到有今日之成就，想在揚州中學畢業時未曾有留美之妄想。如無北京嚴大姨父之自動資助，我無出洋之

準備；交大畢業時若非眼光遠大為國儲才之葉恭綽先生為交通部長，我無留美之機會。有此種種之拚湊湊合而交織成今日學成歸國之我，我之適合非人力所能求，非燒香拜佛所能得，蓋一時之際遇並非我有過人之才智與能力也。茲一切推進事業之工具已完全在我掌握中，我必將努力運用為鐵路求進步，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福利。

公費留美學生歸國川資向由留學監督支付，經再三申請都復稱經費支絀，不得已須由自籌。自芝加哥去西雅圖之鐵路費用因我為芝加哥、密爾瓦齊、聖保羅鐵路公司 Chicago Milwaukee and St. Paul R.R. 之實習生，離開底別由克工廠時即申請至西雅圖之免票。輪船費用如乘三等則不足百元即由自由。

乘本路直達火車去西海岸這是第二次了，上次是遊歷性質，這次是學成回國，心情不同，所見之風景印象也不同。此行須在車中過兩夜，為夜間睡覺起見仍買了一張單人臥房的票。上車後方知用臥車的乘客很少。第二日在飯車吃飯後走到前面座位車上看看，乘客甚多，有許多是短途

乘客。飯車兩邊玻璃窗較大，所得視境較寬，日間吃飯後，每癡坐貪瞻望不走。待吃飯客陸續散去，我始回臥車休息。

老留美生妙談聖水

車過明城時上來一個中國人，也用了一個單人臥房，在同一輛臥車上，於是攀談起來，他姓黃，湖南人，是一個老留學生，一九二二年以前到美國的，他可以自由做事賺錢，不受一九二二年移民律干涉。他學會計的，讀了兩年大學就不讀了，找到會計事務就下去。這次西行是休假到奧內岡州之波特蘭城 Portland Oregon 去看朋友的。我們談熟了就做起朋友來，據他說，他悶得慌時就找美國女人出遊，逢場作戲並無感情亦不擬結婚。他問我結婚了沒有，我說：「結婚了兩年方出國，現在已來美國三年多！」他說：「在美國，結了婚就沒有意思 No Fun。美國女孩子的傳統觀念是不同已結婚的人來往；第一，因為已結婚的人經驗太多，怕吃他們的虧；第二，她們不願意拆散別人的婚姻；第三，與論不以為

然。」「爲什麼喜歡找美國女人？」她們的社交觀念與中國人不同；他們以沒有男朋友爲可恥，以爲無男孩子找她出去，她們自己必有毛病，有形的與無形的。你贊她好，她以爲有榮。你如贊美中國女孩子，她以爲你「吃她的豆腐！」「不存好意！」美國女孩子感激你請她出去玩，她處處想使你舒服滿意；中國女孩子跟你出去算看得起你，給你面子，你得處處牽就她侍候她。帶一個女孩子出去玩一趟，吃飯看戲跳舞乘汽車花不少錢，結果不受人家的感激反要處處恭維她，那何苦呢？」據他說，他交美國女朋友的宗旨在調劑孤獨生活，不願與發生性生活，他說：

「我們男人身上分泌出兩種聖水，一種向上入腦使腦神經工作集中於形而上學，希望爲聖賢，爲宗教家哲學家爲政治經濟家爲文學家科學家爲工程師工業家等；一種向下入性器官而變爲多子多孫之福人或爲作姦犯科之妄人。聖水有一定量，向上之聖水多則向下之聖水少，故一般學者都無心於夫婦之事。向下之聖水多則向上之聖水少，故一般苦力技工運動家等都無心讀書而子孫滿堂。聖水之產量有限，向上則不能向下，向下則不能向上，有修養或文化高者能控制其聖水之方向而不輕易使其下流；其甘心「下流」者自然縱慾忘形不可收拾。中國人以「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以控制之！」說來也能自圓其說。

我問他與美國女人曾否發生過性行爲。據他說只有一回，幾年前他有肺病住在一所很豪華的肺病療養院。這院在紐約北部，建築美奧而四圍林木幽邃，空氣新鮮，烹調皆法國名廚，菜肴滋補有

味，醫生不多而皆爲肺病專家；用藥不多，主旨在休養精神強健肉體，使自然抵抗病菌，有全部痊癒或部分痊癒即放出醫院回家休養。其中男女病人甚多，往來自無限制。有一瑞士病婦年不足三十，美豐儀而膺肺疾，其夫爲商業鉅子，即送入該院療治，與黃先生病房相距不遠。他們在飯堂起居室社交室時相見面，過從甚密致發生關係。彼此相繼出院後仍有一兩次幽會，後竟相忘云。他有一個哥哥，孔武有力，爲此中神手，常與房東婆發生關係，發生後即炫耀於衆曰：「由（又）幹了一個！」此又一說也，姑妄誌之。

火車到電氣化段，我們二人都到曠望車欣賞落磯山天然風景，此時山巔積雪，山腰山脚都仍青綠夾紅黃赭諸色，遠看車頭蜿蜒慢進，列車尾循路隨行，鐵道兩旁無人烟。到發電場、水力發電。工人來往似有村落。車到華盛頓州則平蕪多於山地，秋高氣爽。西雅圖爲太平洋岸一大城，城半在山坡半在平地，海灣中軍艦商船麇集。火車到站，派頭生先生之長女來接，黃先生就此分手。二次大戰時我到華府曾與黃見面一次，彼時他已與美國人結婚生有子女，不打算回國；蓋一經回國則喪失一切已享權利，也許不能再回去。

總統號輪船中生活

在西雅圖玩了兩天弄好船票，所乘輪船仍爲威爾遜總統號，真是有緣之至。但我來時爲頭等艙，生活豪華，一切飲食起居皆異常考究；奈爲暈船所苦，終日仰臥斗室內看書不能享受。今此所乘爲三等艙，黑暗污穢，既不暈船而味口甚佳

，乃所吃爲鹹魚豆豉不能入口，眞命運也！同船客皆爲回國之華僑，可憐他們到美後辛苦一生，手中有些餘款準備回「唐山」（中國也）置產娶妻而安度餘年。奈一生無消遣辦法祇知賭博，在船上終日呼盧喝雉，大推其牌九或番攤。一時不幸，有的將一生積蓄完全輸光，可憐欣然而來不得不頹然乘原船回美再度勞苦生涯。如果中國富強，處處須人力發展，此等努力又何必去飄洋過海吃苦謀生？想來中國如不富強，老百姓不會有好日子過。

在中國人羣中偶遇伊大同學吳君，蘇州人，東吳大學畢業，爲昆蟲專家，爲人生得瘦小，我們在校中就叫他爲「昆蟲」。同學同船無任欣慰，談起抱負來，他以增加農產爲救國要策；而增加農產必須剷除病蟲害，說得頭頭是道，我們談到國家就以中國與美國比，處處落後而處處開倒車，相對啼噓，彼此同意有一大希望，即這一輩出國留學者，無論所學爲何門何科，其大前題都是救國報國！大家回國時在各方面各階層努力，總有成功之一日。風平浪靜船行甚穩，我輩在甲板散步，海天一色，海鷗三五隨船後上下飛舞，恬靜中就談到中國留美學生之情況。

中日留學方法比較

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是廣東中山人容闈，他於二十一歲時（一八四八年）由教會傳教士帶到康納梯克州，先讀中學後讀雅禮（Yale）。一八五四年畢業歸國，鼓吹選派學生去美留學，得會國藩助力，請准於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間每年選派三

十名小學畢業生去美，在美留學十五年然後歸國；前後共派一百二十名，曾國藩逝世後，李鴻章接手，他改派不識西學未到過美國者接替容闈，為此批留學生監督；這位監督密奏這批學生所學與中國禮教及生活習慣不合。清廷遂於一八八一年下令調全體學生回國，此時學者祇有一二位，其中一位就是在河北省南口青龍橋開山洞，築「之」字形軌道為中國人爭氣的自築京張鐵路之中國工程師詹天佑先生。同時歸國者有政治名人唐紹儀及香港名紳周壽臣等。他們都是幼年出國，歸國後方重習中國文字及中國生活習慣者。我與吳兄觀察我們這批留美學生如茅以新、田炯錦等皆係在中國大學畢業後纔出洋在研究院研究較深學問者，情形較前進步，將來對國家貢獻自然不同。不過我們兩人又看到伊校日本留學生，他們的英語簡直不能對話，但他們對於所專門的學問則非常精深，日本人派留美學生又有獨特辦法，他們工廠或專門事業中覺得有些地方停滯不進或有問題而無法解決時，就派留學生專門研究解決辦法，致留學並無一定期限而各人有專門目的來求學。我們自己這批留學生雖較以前進步，但到美後究因自己將來負何種責任有什麼問題自己不知道，所以到美後仍是茫然不知要學什麼是好。我們以為以後中國派遣留學生，應向日本學習，則政府與學生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兩人傾談之餘，覺中國前途真是萬端待理，有做不完的事，各專門學者要從自身所學者做起。

見賢思齊反觀祖國

我們離開美國時美國政府方面上面有一個專講節省的柯里幾總統 Calvin Coolidge，整個社會靠十誠的宗教及方興未艾的科學發展來維持秩序，福利民生，國勢蒸蒸日上。當時電報電話汽車火車輪船都在大大發展中，飛機尚未能普遍運用，無線電正在萌芽，電視尚未發明。一九七六年五月林白 Charles A. Lindbergh 獨駕單引擎飛機由紐約直飛巴黎，三十三小時抵達；此後飛越大西洋航空事業逐漸興起。當時美國風俗醇厚，生活安定，未聞有罷工，遊行請願，罷課罷教諸事；至於犯罪方面祇有偷竊與搶掠，尚未聞有殺人放火強姦綁票之事。芝加哥曾出一綁架勒索之事。被綁者係一千萬富翁之幼子，經多方偵查，知係另一千萬富翁之子所為。這位富家子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刑事法為高材生，忽然異想天開，要做一件驚天動地而不會破案 (a perfect crime) 之綁架勒索案。結果他的眼鏡落在屍身左近被破案；係一種自作聰明之門法案。南方黑白相處各守其份；公共場所，黑白廁所分開，電車上黑白各有指定地方不能逾越，然各守崗位不相侵擾，社會安寧。返觀中國情形則不可以同一標準比例。

船經日本與吳兄同去東京玩了一趟，我們有同一感想，就是美國日本物質進步神速，高房大廈，電車汽車，我們看來不免羨慕，但都感這些繁華成就非常可佩服，但與我們無關，既不在我們國土內，且不是我們人力所辦到，徒與感嘆而無補於中國之前途。但引起愛國熱忱其救國之火耳。

在上海登岸時又是人山人海，碼頭上迎接船

客之親戚朋友塞滿每方吋面積，我也未能免俗與全船客人同樣在船邊探望，明知不會有人來接，然亦不作懊喪狀。想當年清廷召回詹天佑等一百餘留美學生到上海時，曾由清兵押解製造局拘留，我能自由登岸，豈不快哉。這種阿 Q 精神倒是人人應有的衛生辦法。下船後仍往住英租界一品香飯店。當日先到鹽業銀行去探望父親及表伯倪遠甫，見面請安問好後，知上下平安大家歡喜。晚間一品香照常熱鬧，仍為烟賭賭薈萃之所。

到滬本擬即電粵曾養甫求職，乃邂逅舊同學，知會因共黨倡亂，已辭職北來，須俟國府遷南京方有辦法。這真是一盆冷水迎頭沖下，學得一身本事乃無處報効，真悶煞人也。不得已將笨重行李及書籍搬存父親處，自己先回揚州仙女鎮再作計較。此即四年留美之總結束，以後如何尚待事態發展！

五大惡魔依然存在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自小學以至研究院所讀之書有無萬卷，我未曾計過，但所行之路誠不止萬里。禹貢九州，我已到過的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共計六州，北自河北省南至湖南省我都親身到過；所未到過者有河南之豫州，以及華西之梁州與雍州，三分天下已遊其二，國外方面除日本鄰邦外已遊過美國四十八州之過半數，各地之風土人情，已略有所知，如到中國鐵路做事，必有機會到西南諸省服務，將來或有可能再遊美國東部及西歐各國，於願已足，國家如有用我之處，除鐵路機

械知識及技術外，我有這些親身體驗，對外人辦交涉亦必游刃有餘。

我出國時中國雖已為共和政體，但北京政府命令不出都門。所有南北各省皆由軍閥割據，各據一方，自立政府，自徵賦稅，力量較大者還自行向日俄英法借款自享，不顧國家之存亡不顧民生之疾苦。孫中山先生雖南北奔馳，大聲疾呼要求大家息爭救國，無如說者諄諄聽者藐藐。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蔣中正先生繼起努力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揮兵北伐，節節勝利，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諸事待舉。

當時中國社會情形，縱然胡適之先生曾經說過：「我們已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的樂觀話，我離開中國去美的時候，中國社會的五大惡魔還存在着，那五種惡魔呢？就是：「貧、病、愚昧、貪污、擾亂」。貧是國家生產不足，病是醫藥不講，愚昧是教育不普及，貪污擾亂是軍閥割據局面所養成。四年後歸國這五魔仍在猖獗，要如何精進方能掃除這些病根，是有志者當前的課題。

軍閥搗亂，我自身就吃了大虧。當日北京政府把我派出去，說明每月生活費為四十五元，此數祇為清華學生九十元之半，一到美後祇收到兩個月月費，以後分文未見！回國川資亦由自墊，共計欠約三四千美元。到上海後方知北京政府為段祺瑞執政，這筆欠款應該向誰去要？話又說回來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假如他們沒有欠款，月費源源寄到，我就不會去做苦工，也

就不會有實習的機會，不會旅行各地，熟習美國各州之人情風俗，更不會學得修理製造機車車輛之各項技術。

家口平安自務守則

我到上海時，心中所煩慮者為母親及拙妻所賴以生活之北甯路實習津貼，如此數亦被扣除，則老少生活均無着落。所以到仙女鎮家中時，除問平安外即首問每月家用按期寄到否。詢知此款向未中斷，此心較安，而對此事負責之孫鴻哲（揆百）先生非常感戴。孫先生為唐山同學伊利諾同學孫立己兄之父，原任北甯鐵路機務處長後昇為副局長，為機務老前輩，德行能力皆為儕輩所景仰，我家四年未受飢寒所窘迫者，孫先生之力也。先生原籍無錫，吳稚暉先生同鄉。國民政府成立南京後，江蘇省政府創立於鎮江，吳推荐孫為建設廳長。

到家後，親友宴會未能免俗，但當前急務談不到大展鴻圖祇求得一啖飯之所。又想在入世之初應先立一做事標準及預求之生活習慣。自思要改變社會必先自立榜樣「其身正，不令而行！」我自己在私訂了幾條原則，五條消極的，五條積極的。消極的為：一不貪污，二不娶妾，三不吸鴉片烟，四不營私舞弊，五不害人利己。積極的為：一要勤儉，二要孝養父母，三要教育胞弟與子女，四要照顧嚴家子弟，五要提攜後進。這是最有限度的原則，所謂「卑之無甚高論！」當時希望一生辦到。現在五十年後結算帳帳，自己覺得一切都做到了。所以到今天過退休的日子是不愧不作可以告無罪！回想我們這一代，是新舊

兩種生活方式接替的中間一代，要盡雙重責任。舊方式是孝順父母，並不須盡教養子女之責；兒子不肖者，父親長輩均有宣布不再教養揮他出門的權。新方式是教養子女不須盡孝順父母之責，自己生活優裕父母窮苦不能自活時他也不覺良心的責備。我們盡過了雙重責任，到頭來也不見得辛苦過分。

在家閒住些時也就厭了，打算出去找事，除向南京中央大學自荐求職外，先到揚州城裏母校中學尋機會看。到揚州後先到東關街羊巷第八中學找校長。到了學校門口，看見一個新招牌是江都縣立中學。即與門房某攀談方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及第五師範合併為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地址在西城大汪邊原來第五師範地址，第八中學名稱取消其設備亦移去大汪邊。揚州中學校新校長為周厚樞（星北），原來第五師範校長任誠與上海教育會會長黃炎培等舊教育系全部去職。我乃雇車直奔大汪邊求見周校長。周與我為八中同學，我比他高一班，本來很熟，見面後除向他道喜外並說明暫時失業要到母校教書之意。周聞後大喜，他說：「正缺教員，名教授從天而降我校之福，請即日上課。」當即告辭回家攜取行李，下星期一即入校上課，此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的經歷。

所教課程為中學數理並加特別班之微積分，學生純良用功，教學雙方融洽。當時我的態度為暫時找飯吃，每月薪水約一百五六十元，足夠自己生活及養家還債之用，好在課程用不着準備，上堂時將課本簡略一看，即照題發揮，說來頭頭

是道，聽者亦津津有味，究竟不能用我所學，心甚不愉。年底得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周仁（子競）先生函稱大學將聘我為副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非常得意，當即函覆接受並將於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到南京上課。

我在母校中學教過兩次書，一在一九二二年交大畢業後，一即此次留美歸國後，所教學生亦不下二三百人，但出校即互相忘記，從來沒有再在校外見面亦未通過一次信。五十年後一九七五夏，我在美國西海岸交大同學會年會中碰到兩位，一叫朱恩陽揚州東鄉宜陵人，他交大畢業後曾在國內工程界服務，抗戰勝利後派去美國史丹福大學深造，後即留在大學為大學研究員極有貢獻，我與見面後恭稱：「老師，師母！」不絕於口，留鬚無牙而精神活潑，稱已退休矣！一位叫葉樹滋，江蘇鹽城人，交大畢業後在國內服務多年，現在美國三藩市某工程顧問公司為工程師精神甚健仍有少年豪氣。見面即強拉我袖問：「認識我否？認識我否？」我當時，再也想不起！祇看見他一面孔頑皮相。他說：「我在場中跟你學的微積分！叫葉樹滋！」我纔恍然大悟。相隔五十年偶然一見，真正快事也！又有薛瑾者場中交大畢業後即到鐵路實習，我於一九四〇年在昆明曹溪寺鐵道部技術室當技正時，曾將他找來為工程師作設計繪圖等事。

與他們幾位同時者有曹聚仁。關於此公，我在香港一九五五年時幾乎鬧出大笑話，當時報端有前進記者曹聚仁，幾次進入大陸，幾次著文頌揚中共政經之進步；我讀到他的文章，我就回

憶他在中學時之頑皮懶散，很想去看看他，但自覺人家出名時去找他不免有趨貴之譏。多少年後查曹之自傳方知他是浙江桐廬左近的人，並不是揚州人。此次與朱恩洛兄見面時談到此人，據稱此公潦倒一無所成，方知兩人同名，此曹非彼曹也。」

一九二七年底接到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聘書聘為工學院副教授，教機械工程。東南大學旋即改為國立中央大學，當即函覆準於一九二八年春季開學時報到，中學課程結束後，接連享受師生各別送行宴，不無依依，今日回憶起來，我對揚州中學有無限的好感，少年處境到山窮水盡時，到母校求救無不熱誠歡迎，「隆情厚誼」至今不忘。

南京中大故人妙事

一九二八年二月攜行李三件，手提箱、網籃、鋪蓋捲，（此為當時出門之標準行李）由仙女鎮乘小火輪到鎮江再搭京滬火車去南京，到南京下關站，再乘小火車進城，到中央大學工學院見周仁院長，當承派定課程及教員宿舍。

宿舍同房為薛紹清先生，無錫人，清華生，在美學電機現為中大電機系副教授。

與薛兄閒談覺彼對中國文化造詣甚深，能詩善畫，下圍棋，會算命起課真中西全才，而為人和藹，談吐幽默得此好友甚慰平生。

我當時薪水為每月二百四十元，發薪後覺得口袋裏錢多得不得了，向來沒有賺過這麼多錢，當時每隔一兩個月回家一次，生活殊不惡。

機械系學生甚少，我所教熱力學、熱力工程、及材料力學三課，每課不足十人，所用均英文

課本，照本宣講並無工廠及實驗室等課，工作並不吃力。

端陽節近，我要回家看太太，薛及其他同事堅留在南京過節，我堅不肯，大家追問何以堅持，余謂內人應於上月底分娩但至今無消息，頗不放心，須回去一探。薛稱不忙，「我代你起一課問問看」。彼當時即用三個古錢起課，起好後再三推敲不出一言。余再三追問，他方說：「你還是回去罷，不留你了！這次課上找不出孩子，你回去看看罷！」到家時，全院寂靜鴉雀無聲，見到母親，問：「靜涵呢？」「她在房裏床上，「孩子呢？」「生了個息胎，生出來就沒有了氣！」我說「噢！」心裏在想這薛先生的課倒靈！母親問：「你怎麼毫不驚訝！」我說：「我在南京就知道了！」「如何知道如此快？誰說的啊！」我就悶悶進房安慰太太靜涵。

六朝舊都新興氣象

暑假後我將太太帶往南京住在石婆婆巷學校中教員家眷住房，每人一間房，有廁所，由學校廚房送飯每星期算帳，茶水由學校工役每日送三次，隔壁鄰居為單基乾兄，唐山上海兩處同學，他的臉生得瘦削我們叫他三角板，為人甚有風趣，現在在教電機。

同住不久我在城南四條巷租到私人房屋，共有三進，每進皆為三間兩廂，我住最後一進之右間，左間的同學鈕澤全兄夫婦，中進右間有同學耿承夫婦。他們二位都在軍事技術學校教書。

當時國民政府方在南京成立，萬端待舉而人才不足，技術學校在積極趕教電機、電話、汽車

、公路各種工程之技術中級人才，他們教書時都穿軍裝，神氣得很。唐山土木學院的同學更忙着拆城造馬路，到處都看見交大的同學們在趕辦工程，大家忙得很，也忙得甚有意思。一九二五年的同學張劍鳴為市政府工務局長，更忙得不堪，限期要將直貫南京南北的子午線公路叫中山路造成，他沒有辦法，日夜測量，開工後南北同時開工。到南北兩路接連時，兩條路不能接攏，把張學長急得要死，不得已用圓弧接連。

窮堂弟深夜來要錢

那時大家都累得不堪，沒有什麼娛樂都早早睡覺。有一夜睡夢中有人叫醒，說前面大門口有人打門要找我講話，我穿衣到大門口一問，原來是我三伯母的兒子叫廣善的來借錢，他說：「你是我們陳家人，你每月賺三百元，也該分些給我們用用！」這是中國傳統的想法，那時才十四、五歲，應該在學校念書，他偏由仙女鎮跑到南京找到我要錢，真怪。我家諸位伯伯祇有三房生了四個兒子，其餘四房都無子嗣。長子廣福早年不成材，自己出去當了兵，據人家說，當時以當兵最有前途，如果不死可有師長軍長的希望，那就闊了！此公一去不復返，大概未曾得發，否則必回來炫耀一番，二子廣信，好好先生學了生意，做人家伙計，娶妻生子，三子廣善不成材，後來就未聽到過。四子廣燮最小，我在鐵路時叫他學電機手藝，當時甚不高興，非要讀大學不可，後來成功了電機匠，十分得意有一技在身，到處可以吃飯。

工程師會我遇伯樂

一九二八年秋間中國工程師學會在南京開會我為籌備委員之一。我負責交通，由我借用公共汽車二輛帶領會員參觀南京名勝如中山陵、明陵等地。我寫了一篇論文「列車阻力，機力拉力與機車載重之計算。」將我的本行寫了一長篇約有好幾萬字並加列圖表。開大會時我在臺上宣讀，並在黑板上寫畫，結果得了首獎，並在當年「工程」雜誌上發表。

當時負責出版者為交大滬校電機系一九二一年同學沈嗣芳負責，交由上海商務書館或中華書局印行，其紙張之好，印刷之精，圖表之清晰，得未曾有，以後每年出版，直至一九四〇年抗戰軍興方中斷，後來沈學長逝世，事與入亡。

公共汽車出城參觀，到達明陵前，我對諸工程師講此墓之歷史、構造及與中山陵之距離等，不意在說時，公共汽車掣動機欸，汽車向下溜，溜到我右脛時，我隨即伏下，幸司機上車及時收緊掣動器，車停，但右脛已經壓傷不能走路，另由小車送我去校醫診所救急後，再送回家休息。一二日後即回校上課，但此傷以後每多受寒即發，三四年後方較好。

我在演講時有鐵路機務人員在座，當時津浦鐵路機務處長楊毅在座，即對工學院院長周仁示意要調用。有一天周子競院長來找我說：「楊華君處長對你的論文非常欣賞，不但文字寫得好，就是內容在中國鐵路界也是聞所未聞。因此他要找你去做天津機廠廠長！」院長指示去不去呢？「我們工程師要學以致用，工程不是紙上文章，有此機會自然去！」此後即開始鐵路生涯！

彰化商業銀行

七十多年悠久歷史堅實經營
一百多處分支機構服務全省
七百多家通匯銀行遍佈全球

營業項目

存款 · 放款 · 匯兌 · 外匯 · 倉庫 · 代理

總行：臺中市自由路二段38號
臺北辦公室：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57號

電話 臺中：222001—10
230001—10
臺北：5210313

歡迎惠顧

光臨指教

顧客至上
服務第一